2019.?.?.记

然而奶奶已过世许多年了。关于奶奶，记忆中她的身形消瘦，常断断续续抽杆旱烟。那时我们住在乡下，一个不知名山上的镇子，那里人烟稀落，镇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。破败的院落在两家邻居楼里愈显逼仄。所有存在过的，而今遭厌弃的，死了一样，一并挤在屋檐下吹打。只有我和外婆两个小小的人，牵着手，每天走在生发着鲜豆芽的田埂路上。

而我们的感情，正始于豆芽。有次我被父母责备，猫在家里哭，她端着一盆茂密的豆芽给我看。“你最爱吃豆芽菜，那我就种豆芽给你吃。“她一笑眼睛也跟着弯了。奶奶教会我如何发豆芽。坏掉的水盐或者搪瓷杯，培好泥土点上豆苗，倘若逢了雨季，便一夜之间长过盆沿，向四面八方伸出手去。我对生命蓬勃与旺盛最初的震惊大抵来源于此。所以长大后写作文，倘要写个富有生机的夏天，提笔总要写:“这是个豆芽疯长的夏天。”

我巴望着豆芽快些长，于是略略把豆芽从泥士里拉出来几寸，或者干脆创出来放在手心对着说话。豆芽长久地生长在那里。乡下生活之迟滞缓慢也大抵如此。

竹林阻断了镇子与外界的通路，于那时的我们而言，世界止于斯也始于斯。在暑假结束之前，我捧回了一束豆芽，很新鲜，从土里刚钻出来。他们在生长着，呼吸着，如此自然，如同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上了车，我伸出脑袋回头望。没有带上门的老屋，夜晚的风直灌进去，奶奶坐在门槛上，高高低低的喊着我小名。“回家了...回家了...”我的名字被风带出去好远，像是飘到山岗上的星星那边去了。

后来？后来再也没有故事了。奶奶走了，变成山岗上的星星了。只有某一刻的午夜梦回，我们还像小时候无数次那样，奶奶牵着我的手，我手里拿着豆苗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柔。

可是奶奶到最后都不曾知道，她的水盆里还浮着几个小小的白胖子。那是我藏起来的豆芽。此去经年，它们在水里生长的还好吗。

我所在的城，目光所及都是山。从前生活在山中时，从未感觉到被包围。我再无从得知我和奶奶生活过的是哪一座,但我时常默默凝视其中最高的那一座,那或许曾是我故乡,如今于我而言已是远方。

后来我也回去过，也曾在那山林中行走过。我呼唤我的名字，名字被风带出去好远，飘到山岗上的星星那边，飘到奶奶耳朵里。有那么几次,穿林拂叶的风使林子沙沙作响，仿佛有谁跟在我身边，转过头才发现，不过是山林间落满雨点。

我知道的，但我总是忍不住一再地回望。

尽管那已是昨日的世界。

2020.2.27记

那年在乡下老家，躺在院里木板床上，听屋内大人叙旧，头上是电线缠绕的吱呀转的小风扇，抬眼能看见高墙外的树间明月。

那时候很多萤火虫，一闪一闪，捉几只放在瓶子里，看着它忽闪忽闪直到入眠。

躺在草丛里，夜空是大地的镜子。奶奶伏在我耳边轻声说，她好像看见了不久后的自己，与弯月和繁星点点为伴，眺望人间，也像此刻，那儿曾经也有过不少寄托。

当时的我只是依偎在奶奶怀里，在半睡半醒间仿佛听见。想着什么吗？想不起来了。我伸出五指，星光撒在指尖。 家犬，蝉鸣，蛙声渐起，热闹但不吵闹。 旷野之中，夜渐沉寂，不再言语。

幼时的我们总是期待着明天的快乐。第二天，我回家，奶奶却在一个月后走了。

爸爸告诉我时，我的世界一下子被按下了无声键。只有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

陪伴是奶奶所能给予我的唯一一件东西，也是她对我最后的爱。

后来我还回了好几次家乡，却再无那样的夏夜。

我一次次坐在门前，一次次地想到了满面笑容的奶奶，那把大蒲扇，还有以前一直在家门口溜达的大黄狗。可是现在，奶奶没有了，大蒲扇不要了，黄狗也老了。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不剩了，走到现在的我，也只是唯一了。

十九个小时前，我听着歌睡着了，做了个梦。我奶奶，还坐在当年她的椅子上，看着我。很朦胧，很温暖。她走了7年8个月了。这么久，我第一次梦见她。可能，她回来看我了吧。

夜晚的天空只我一人在留恋吗，那一边的你是否也还未陷入梦乡呢，我亲爱的奶奶。

麦野如浪，萤火流淌。星子掉进月亮的河，夜空蓝到沉默。这无尽夏夜，穿过生命的脉络。

可惜我的夏天结束了。

晚安。关了月亮吧。

\*(2020网课期间有作文式展开版本，已丢失)

2023.1.25整理记

三年。

史铁生《奶奶的星星》

Sufjan·Stevens-Fourth of July